

《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戈迪默》之五

「一小撮」歐洲自由派



納丁定居約翰內斯堡。她嬌小、英
秀麗。很快地，這「一小撮」歐洲人
派知識分子圈子，就自然形成了。

為南非白人的知識界精英，卻跟黑人
為黑人的反種族隔離事業出力。

以色列人在這圈子裡很活躍，人數也

很多，引起了南非當局的疑心。

一九五八年，戈迪默出版了第一本小說《陌生人群的世界》，描述一個英國讀書的黑人知識分子和一個英國年青人「不可能的友誼」。小說在倫敦出版，其後十二年，被南非禁止出售。

此書問世不久，便發生了黑人逆行反

種族歧視、警察向人群開槍的血腥事件。沒多久，「非洲人國民大會」領袖尼爾遜·曼德拉遭逮捕，被判終身監禁。三十年後，始在國際輿論壓力下，得到釋放。

因此，納丁·戈迪默近四十年的創作與南非當代歷史血肉相連，記述了種族隔離的崛起、肆虐與衰落。

但是她在贏得諾貝爾獎後，西方的文藝批評家又提醒讀者們：把戈迪默視為一個單純的政治見證人、一個積極介入政治活動的文人是不公平的。歷來多少文墨客扛起如椽大筆，誠懇地或是不那麼誠懇地為一種政治功利目的而吶喊、宣傳，結果呢，對不起，真正能流傳後世的好作品，是那麼鳳毛麟角。

不管那事業是多麼光榮、偉大。

《世界報》評論說，戈迪默在創作中盡量避免非黑即白、黑白分明的「善惡二元論」；也避免悲劇絕望。這使她觀察南非社會複雜紛紛的現實時，常常是清醒的。

她從來不親共，但南非當局卻常用這一條攻擊她。她說：「如果一個作家是誠實的，願意為他的國家，而這個國家又是充滿悲劇的，那麼，不管願意不願意，他都會成為一個政治作家。我要是住在波蘭、智利，無疑都是一樣的。」

(附圖：戈迪默說：「我不能說我是個作家。」)

浴水骨子猴

青梓

尼德·印

印

印

印

印

印

印

印

印

印

印

印

印

印

印

印

印

印

印

印

印

印

印

印

印

印

印

印

印

印

印

印

印

印

印

印

印

印

印

印

印

印

印

印

印

印

印

印

印

印

印

印

印

印

印

印

印

印

印

印

印

印

印

印

印

印

印

印

印

印

印

印

印

印

印

印

印

印

印

印

印

印

印

印

印

印

印

印

印

印

印

印

印

印

印

印

印

印

印

印

印

印

印

印

印

印

印

印

印

印

印

印

印

印

印

印

印

印

印

印

印

印

印

印

印

印

印

印

印

印

印

印

印

印

印

印

印

印

印

印

印

印

印

印

印

印

印

印

印

印

印

印

印

印

印

印

印

印

印

印

印

印

印

印

印

印

印

印

印

印

印

印

印

印

印

印

印